揅經室集

揅經室一集卷十三

浙江圖考中

山海經

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成都西入海在長州南

元案此經以三江首大江明三江皆大江所分也長州今屬蘇州蘇州之南正今浙江地也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蠻東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

郭氏注曰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海今錢塘浙江是也蠻音歙

元桼地理志本是漸字浙字後人所改此浙字

亦後人所改也

論衡書虛篇

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吳越在時分

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

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

胥入吳之江爲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爲入越之地發

怒越江

元案王充所舉卽漢書之三江也充言子胥不

應發怒越江若吳越之江如今不相通充必以

此爲言此後漢時南江之流尚未斷也

〔水經注〕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

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

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

元案水經唐書藝文志以爲桑欽撰王應麟疑

其多東漢後地名姚寬謂酈注引桑欽說則書

非桑欽作欽漢成帝時人漢書地理志引其言

則在班氏前以王氏所疑則在班氏後然其言

與班氏相表裏二書實可相證也班氏謂蕪湖

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水經釋禹貢中江

則云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班志謂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水經釋禹貢北江則云在毗陵北界東入於海可知班氏之中江北江即禹貢之中江北江班氏之南江禹貢無文水經於沔水篇見之

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

元案解見下

江水篇

江水東過蘄春縣南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

元案酈氏又注決水云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
備亭決水自縣西北流逕蓼縣故城東又逕其
北世謂之史水決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導
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卽淮水也
此灌水所出之廬江金蘭縣東陵鄉卽利水之
廬江郡東陵鄉也漢志金蘭西北東陵鄉附注
廬江郡下則金蘭在郡治矣漢廬江郡治在舒
續漢志舒縣有桐鄉劉昭補注云古桐國左傳
昭五年吳敗楚鵲岸杜預曰縣有鵲尾渚然則
今桐城縣在漢時屬舒通典宣城郡南陵有鵲

州即鵲岸是漢之舒地直達大江洲渚禹貢過九江至于東陵東地正實指至此東地爲南江也導漾云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漾之入江在大別也導河云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九河之播在大陸也其例正同南江東地在廬江郡之東陵其南岸正丹陽郡之石城與班志石城受江其義一也漢志廬江郡雩婁決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水北至蓼入決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雩婁在霍邱縣西南蓼在霍邱縣西北水經言決水出雩婁縣南大別山

則漢志所謂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者非指決水乃指灌水也郡下言淮水出金蘭東陵鄉鄉氏以淮水卽灌水灌水自東陵至蓼是自桐城廬江至霍邱正合五百里至東陵東迆卽石城分水何疑

沔水篇

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

注曰經所謂石城縣者卽宣城之石城縣也牛渚在姑孰烏江兩縣界中也於石城東北減五百許

里安得逕牛渚而方屆石城也蓋經之謬誤也

元案石城漢屬丹陽晉屬宣城宋齊仍之酈氏稱宣城之石城縣本其時言之也姑孰漢蕪湖地今之當塗烏江漢九江郡歷陽地今之和州蓋以吳周瑜所屯之牛渚在今采石者當之也不知此牛渚卽秦皇所渡之海渚見越絕書正在石城之西岸也

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爲大江

注曰江卽北江也經書在北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攷其逕流知經之誤矣

元案此非經誤乃傳寫之誤也當云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又東至

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

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

元案班志於石城注分江水首受江至餘姚入海於吳注南江在南本是兩條酈氏知分江水卽是南江故合而言之智足以知班氏矣趙氏一淸謂其改竄班書不知古人訓解之體如此貫而通之非改而竄之也

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

元案江南通志曰池口河在府西五里古稱貴口亦稱鱝口宋時始稱池口齊書沈仲玉自鱝口欲斷江胡三省通鑑注云卽今之池州貴池口也顧氏方輿紀要曰石城廢縣在貴池縣西七十里古之貴口在石城縣東今縣在古縣西故貴口又在今縣西也

東合大谿谿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城東又北入南江

元案江南通志稱清谿河在府東北五里八江卽清谿口酈注言谿水受江蓋卽此水

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水出縣南郎山北流爲貴長池池水又北注於南江

元案江南通志郎山在府西南七十里有玊鏡潭顧氏方輿紀要曰池口飢貴池水有五源一出石埭縣西之櫟山一出府西南一百八十里之古源山一出考溪一出石嶺一出東源會於秋浦匯於玊鏡潭入池口逹大江秋浦玊鏡潭所匯正古之貴長池也

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注涇水

元案晉宋之臨城屬宣城郡今池州青陽縣也

江南通志青陽縣有臨城河在縣南會大通河入江此河已不與貴池水相連又池口河之源自石埭出者亦至秋浦而合其會秋浦處尚屬南江之遺蓋既與逕臨城南者中絕而一爲臨城河附於大通河北行一通於石埭櫟山之源也漢書地理志丹陽郡句涇韋昭曰涇水出蕪湖然則涇水自蕪湖南至今寧國府涇縣入於南江耳江南通志賞谿在涇縣西南一里涇水流至縣西爲賞谿北入於青弋江又青弋江在寧國府西六十里發源黃山會石埭太平旌德

諸水下流漸廣遂爲通津北至蕪湖入江又舒谿在太平縣西六十里源出歙縣逕石埭東北至涇陽受漨瀍二谿水入涇縣界爲賞谿顧氏方輿紀要云賞谿一名涇谿其上流卽石埭縣之舒谿然則賞谿上連青弋江下接舒谿中間正是南江故道但與青陽之水不續遂合舒谿青弋江而北向矣通志言宋崇慶中縣尉劉誼以谿流東徙於賞谿西鑿新河欲挽之使西而卒無成可見池寧之水皆東流非西流也

南江又東與桐水合

元案哀公十五年楚伐吳及桐汭杜氏注曰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西北入丹陽湖顧氏方輿紀要曰廣德州西北二十五里亦曰桐川桐汭之名因此源出州南白石山西北流經建平縣界又西入宣城縣界爲白沙川亦曰綏谿匯於丹陽湖入大江又曰宣城東北四十里有南崎湖其北爲北崎湖今總謂之南湖周四十餘里其東北百里有綏谿一名白沙谿廣德建平諸水由此入於南湖府東境諸川亦悉匯入北達固城丹陽諸湖會於黃池而達大江又靈山

在廣德州南七十里又南十里曰桐山亦曰桐源山一名白石山桐水發源於此謂之桐汭正桐水入江之處酈氏未言其方向葢桐水自北來南注於江也晉時已北流於湖酈氏所敘葢猶古迹矣

又東逕安吳縣號曰安吳谿又東旋谿水注之水出陵陽山下逕陵陽縣西爲旋谿水谿水又北合東谿水水出南里山北逕其縣東桑欽曰淮水出縣之東南北入大江其水又北麻蜀由山又北左合旋谿北逕安吳縣東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立縣

南有落星山山有懸水五十餘丈下爲深潭潭水東北流左入旋谿而同注南江江之北卽苑陵縣界也

元案陵陽廢縣在青陽縣南六十里今爲陵陽鎭漢書地理志丹陽郡陵陽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此大江卽南江也江南通志曰舒谿在石埭縣續文獻通攷謂之旋谿本陵陽子明垂釣處谿源一出太平縣之弦歌鄉一出縣之舒泉鄉經城南合衆谿獄谿諸水下涇縣至蕪湖入江然則舒谿卽旋谿也顧氏方輿紀要

曰淮水出呂山逕南陵縣南五十里孔鎮浦合

漳水為澄清河繞縣東門謂之東谿又北受藉

山諸水匯於蕪湖之石硊渡入青弋江又云呂

山在南陵縣南六十里其南為石竇有泉涌出

即淮水之源據此淮水即東谿入舒谿即入旋

谿旋谿水北注於南江與涇水南注者逈然各

判今則南江既湮而旋谿北合涇水為青弋江

然舒谿涇水之閒南江故道倘可迹而求之也

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置

元案即今寧國縣

南江又東逕故鄣南安吉縣北中平二年分故鄣之南鄉以爲安吉縣縣南有釣頭泉懸涌一仞乃流於川川水下合南江

元案顧氏方輿紀要曰故鄣城在廣德州東南九十里入湖州府長興縣界長興縣西南八十里舊安吉縣城在今州治西南三十里案湖州志曰故鄣城在安吉西北十五里太平寰宇記今俗號府頭是也

南江又東北爲長瀆麻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

元案太平寰宇記言碧谿在縣南五十步一名顧渚口一名趙瀆注於湖趙瀆當即長瀆之故迹全氏祖望謂酈氏以南江當具區然南江注具區而復出爲南江非以南江即具區也贛水入彭蠡而後入江不聞以彭蠡爲贛水也

東則松江出焉上承太湖更逕笠澤在吴南松江左右也國語曰越伐吴吴禦之笠澤越軍江南吴軍江北者也虞氏曰松江北去吴國南五十里

元案酈氏以松江爲南江東出之流非以爲中江也班志於會稽吴縣注曰吴江在南則中江

之不在南可知且於吳曰南江在南於毗陵曰北江在北則中江必在吳縣之北毗陵之南可知此言之可尋味而出者也文選江賦李善注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滆湖今水經注無此語滆湖在常州府西南三十五里半入宜興當太湖北正漢陽羨地會於滆湖由滆湖而東出仍在太湖之北不必出自太湖東南也然則中江非松江乎曰必松江也吳松江口正中江入海之處但中江由陽羨入海正在吳之北其趨海也必歷崑山而至嘉定上海之間蓋中江出滆湖

之口旣湮南江遂與兒之流亦塞浙江遂與兒而詳見後
中江入海之委轉與南江出湖之條兩相接續
於是曰松江曰婁江曰三江口支派紛繁莫可
究問而庾氏三江之說起矣今吳松海口在嘉
定縣東彼入澱湖而出澱湖直趨於此可也何
至入澱湖者南出吳江復北注耶酈氏敘南江
注具區東出爲松江明以東出者爲南江郭氏
以松江當中江蓋指吳松口而言爾
松江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
口此亦別爲三江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庾仲初

楊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此非禹貢之三江也

元案庾氏三江之說酈氏已駁破之趙氏一清曰明此可以辨正蔡九峯書傳之謬

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爲次谿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吳記曰谷水出吳小湖逕由卷縣故城下谷水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谷水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縣故武原鄉也後縣淪爲柘湖又徙治武原鄉改曰武原縣王莽名

之展武漢安帝時武原之地又淪爲湖今之當湖
也後乃移此谷水於縣出爲澉浦以通巨海
元案由太湖至嘉興乃南江故道由嘉興至澉
浦則非南江矣又案今海寧海鹽平湖三縣沿
海之地皆較嘉興地勢爲高澉浦之水皆西流
與海不通所以古江水于出太湖後不由海鹽
入海折而由杭州入海也此注言谷水出爲澉
浦以通巨海是澉水東流矣此亦未確蓋自海
寧海鹽平湖接淞江皆無內水與海相通者直
至上海吳淞口始通海也平湖之乍浦名爲海

口實無內水與海潮相通此予目驗者

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

注曰謝靈運云具區在餘姚然則餘暨是餘姚之別名也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

元案此文有譌誤餘姚非餘暨酈氏當知之

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作者述志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

元案以漸爲浙自酈道元始酈氏敘南江與兩

漢說三江者無異辭惟誤浙爲漸遂疑郭景純之說且疑述志者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自有酈氏此誤漸浙二字雖明晰於說文而莫有能詳者矣

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闞駰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

元案此水不經吳縣之南從長興安吉即注錢塘殊於班志吳縣南江在南之說故酈氏以爲枝分然從錢塘至餘姚之道未湮也其正流從長瀆注太湖東出爲松江南逕嘉興石門至錢

塘是時石門之流中斷嘉興之江從谷水而注澉浦矣於是錢塘東折之南江且西續於烏程上承安吉而南江之流奪於枝分蓋谷水自嘉興而北以至太湖南江也自嘉興至澉浦非南江也枝分自錢唐入海南江也自餘杭上承烏程之流非南江也安吉而西又南江之上流矣酈氏時之南江已異於班志今則谷水及南江枝分均不可見而浙江且續漸江而爲漸所冒矣下塘運道由石門嘉興上泝吳江蓋古南江之正流西湖保叔塔後西谿一帶有古蕩等地

窪下積水撈其形勢猶見南江之遺迹胡朏明

謂餘杭卽餘姚之誤其說非也

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

元案臨平湖在江之西岸浦陽江在江之東此

文有誤也辨見後

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

又爲江也江水又東逕赭山南江水又逕官倉江

水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江水又東逕穴湖塘江

水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吳越

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矣但東南地卑萬流所

湊瀆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舊瀆難以取悉雖粗依縣地緝綜所纏亦未必一得其實也

元案酈氏敘南江自石城至餘姚厤厤如繪雖混漸浙之名而南江則未混也

漸江水篇

漸江水出三天子都

元案此本山經可證山經本作漸水

注曰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地理志云水出丹陽黟縣南蠻夷中

元案酈氏時山經本已誤漸爲浙道元未加深
攷遂仍浙水即漸水文選沈休文詩李善注引
十洲記云桐廬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
爲浙江此十洲記當是闞駰十三洲記以新安
江水東流爲浙則誤漸爲浙不始於道元矣
北逕其縣南浙江又北厯黟山浙江又北逕歙縣
東與一小谿合又東逕遂安縣南谿廣二百步浙
江又左合絕谿浙江又東北逕建德縣南
元案此新安江即漸水也酈氏誤爲浙江水自
徽州歙縣流入嚴州府境經淳安縣南又東流

至府城東南與穀水合一名徽港
浙江又東逕壽昌縣南自建德至此八十里中有
十二瀨瀨皆峻嶮行旅所難浙江又北逕新城縣
桐谿水注之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又東
南流逕桐廬縣東爲桐谿自縣至於潛凡十有六
瀨第二是嚴陵瀨桐谿又東北逕新城縣入浙江
元案今壽昌縣在嚴州之西南漸水既至建德
則東逕桐廬不逕壽昌矣壽昌穀水所經也
浙江又東北入富陽縣故富春也晉后名春改曰
富陽也東分爲湖浦浙江又東北逕富春縣南浙

江又東北逕亭山西

元案入者入其境逕者逕其城故兩言富春富

春今建德壽昌桐廬皆是

北過餘杭東入于海

元案依班志自建德至海皆穀水也水經皆屬

漸江不敘穀水然與漸江絕不相混今餘杭縣

不臨水非漸水所經此經文言北過餘杭者漢

會稽郡海鹽餘杭錢塘富春四縣富春在西爲

今桐廬壽昌地海鹽在東爲今平湖地中閒在

今爲海寧仁和錢塘以至富陽者在當時爲錢

塘餘杭兩縣盡錢水之東爲錢塘西爲餘杭餘杭之地直至穀水之濱故秦皇從狹中渡徐廣以爲餘杭元和郡縣志引吳興記云餘杭秦始皇將上會稽舍舟航於此後漢省錢塘縣則其地必分隸海鹽餘杭是今爲錢塘地者在漢爲餘杭地吳復置錢塘又分海鹽地置鹽官縣又分富春地置桐廬壽昌建德三縣而富春既移而東錢塘則移而西於是錢塘界接富陽而餘杭不復臨江矣劉昭補注以狹中在錢塘富春之界未足以駁徐廣也今富陽縣西江水最狹處曰窄谿其古狹中乎

浙江逕縣左合餘杭大谿江北卽臨安縣界孫權

分餘杭立臨水縣晉改曰臨安縣

元案此誤也謂江北卽臨安將餘杭在江之南

矣

浙江又東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秦始皇南游會

稽途出是地因立爲縣漢末陳渾移築南城縣

元案咸淳臨安志言漢熹平二年餘杭縣令陳

渾徙城於谿北後復治於谿南此谿卽苕谿酈

氏旣誤以浙江當漸江又誤以苕谿當浙江故

言故縣南新縣北也其時餘杭已不臨江水而

經云北過餘杭不可以通遂以當時之形勢解
兩漢之餘杭而以苕谿當江水其傳聞所誤與

浙江又東逕烏傷縣北

元案烏傷今義烏縣閒於諸暨之南此云東逕
烏傷北葢誤浦陽江為浙江也

浙江又東北流至錢塘縣穀水入焉

元案穀水至錢塘入浙江酈氏所云浙江正穀
水也

穀水源西出太末縣縣是越之西部姑蔑之地也
吳寶鼎中分會稽立隸東陽郡

元案太末今衢州府西安龍游等地

穀水又東逕長山縣南與永康谿水合縣卽東陽郡治也

元案衢州之水古稱穀水今謂信安江由蘭谿建德桐廬富陽錢塘與浙江合其自東陽西逕金華至蘭谿與衢州水合者今稱金華江一稱東陽江卽婺港在浦陽江之南斷無北入錢塘之理酈氏不知浙之非漸既以穀水當浙江而班志穀水至錢塘入浙江之說不能貫通於是以穀水至蘭谿南逕金華而金華江遂爲穀水

之流矣長山卽今金華永康谿水自入東陽江非入浙江也金華府志稱衢港婺港二水匯於蘭谿縣之西南類羅穀文因號穀水是猶穀水之遺稱柰何以婺港當之也

穀水又東定陽谿水注之水上承信安縣之蘇姥布縣本新安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改曰信安水懸百餘丈瀨勢飛注狀如瀑布其水分納衆流混波東逝逕定陽縣谿水又東逕長山縣北谿水又東入於穀水

元案定陽谿在衢州府東十五里一名東谿源

出遂昌縣周公嶺入府境東北流至雞鳴山下

合於衢江定陽故城在今常山縣東南三十里

常山縣在衢州府之西信安縣卽今西安衢江

卽穀水也衢江源出衢州府開化縣東北六十

里經縣城東謂之金谿又東南入常山縣境而

爲金川至縣城東則江山縣大谿之水流合焉

又東南經府城北而江山縣南仙霞嶺北諸谿

谷之水皆流合焉又至府城東下五里而定陽

谿流合焉又東北經龍游縣北四里而爲盈川

谿亦曰穀谿又東北麻湯谿縣北至蘭谿城西

金華江入之酈氏既以縠水出太末又以定陵谿逕長山注於縠水察之形勢均有未合縠水又東逕烏傷縣之黃雲山又與吳寧谿水合水出吳寧縣下逕烏傷縣入縠謂之烏傷谿水元案吳寧縣在今東陽縣東二十七里吳寧谿水即金華江東陽谿導義烏之水爲烏傷谿入於東陽江永康之水又入之乃西至蘭谿入縠水此今之形勢也酈氏以縠水至蘭谿逕金華義烏東陽旣誤金華江爲縠水故永康谿水入金華江而以爲入縠水烏傷谿入金華江而以

爲吳寧谿入穀水又以吳寧谿水入穀水謂之烏傷谿水然則至錢唐入浙江者卽此烏傷谿水矣烏傷谿源出大盆山西流而以爲是穀水東注是今爲源而古爲委矣自此北及錢唐旣隔紹興諸山而浦陽一江酈氏敘之又由烏傷厤諸曁始寧爲曹娥江入海此烏傷谿何由入浙江乎錢塘在北岸此從烏傷來卽入江亦在南岸何由至錢塘乎其誤無疑也

穀水又東入錢塘縣而左入浙江故地理志曰穀水自太末東北至錢塘入浙江是也

元案班志穀水卽酈氏之浙江酈氏不明漸江并浙遂莫能辨穀水矣

浙江又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塘故縣浙江逕其南縣南江側有明聖湖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闞駰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惟浙江今無此水

元案武林水卽錢水詳見後

浙江北合詔息湖湖本名阼湖因秦始皇帝巡狩所憩故有詔息之名也

元案志稱御息湖咸淳臨安志言在東北一十

八里

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也

元案臨平湖在今上塘臨平山之西南地高於下塘故舊有四壩以蓄其水其水或西北洩於南江之逕石門者謂之下注浙江可也浦陽則必不可以上通毛檢討大可謂臨平湖乃臨湖之誤臨湖卽今臨浦在蕭山南三十里橫亘於浦浙之閒

浙江又東逕禦兒鄉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

是也浙江又東逕柴辟南舊吳楚之戰地矣備候於此故謂之辟塞是以越絕稱吳故從由拳辟塞瀆會稽湊山陰是也

元案此條可爲南江卽浙江之證可爲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餘姚入海之證可爲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通名浙江之證酈氏北人未嘗身歷江南所注江南之水非得諸傳聞卽原於故籍而浙江逕禦兒柴辟兩言知其傳之舊也惜酈氏惑於漸江卽浙江而莫能分別兒此逕禦兒柴辟之浙江不敢注入沔水下之

南江而闢入漸江水下之敍浙江瓬謂江水自
臨平湖上通禦兒至於柴辟一似漸江之枝分
由臨平而入正流者又似水由正流而倒上亦
可名以浙江者於是於沔水注中亦微及之云
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南江故道浙江舊
名賴此而存夫南江上自嘉興爲穀水下自餘
杭爲南江枝分此逕禦兒柴辟者正嘉興至錢
塘之正流而酈氏時已中塞爾
浙江又逕固陵城北今之西陵也浙江又東逕柤
塘謂之柤瀆浙江又逕會稽山陰縣浙江又東與

蘭谿合浙江又逕越王允常冡北浙江又東北得
長湖口浙江又北逕山陰縣西呂氏春秋曰越王
之栖于會稽也有酒投江民飲其流而戰氣自倍
所投即浙江也許愼晉灼竝言江水至山陰爲浙
江
元案固陵以東乃正浙江酈氏至此稱浙江不
誤宜云浙江南逕柴辟南又逕禦兒鄉又逕固
陵城北
浙江又東北逕種山西又逕永興縣南又東合浦
陽江

元案永興今蕭山縣

浦陽江導源烏傷縣又東逕諸暨縣南又東南逕剡縣又東回北轉逕剡縣東又東逕石橋又東北逕始寧縣嶀山之成功橋又東北逕始寧縣西又東北逕永興縣東與浙江合

元案此敘浦陽江與今合前敘烏傷谿水爲穀水可明其誤矣宋程泰之謂浦陽江卽錢塘江何也

浙江又東注于海

周禮職方氏

東南曰揚州其山鎭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
江其浸五湖

鄭氏注曰會稽在山陰大澤曰藪具區五湖在吳
南

賈氏疏曰會稽在山陰自此已下所說山川之等
一則目驗而知二則依地理志而說吳南郡名依
地理志南江自吳南震澤在西通而言之亦得在
吳南具區即震澤一也揚州所以得有三江者江
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爲三
道而入海故得有三江也

元案賈公彥謂鄭依地理志是也注不詳三江
亦依地理志可知地理志會稽郡山陰會稽山
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揚州川鄭云會稽在山陰
亦依此也疏言至揚州復分爲三道而入海正
用鄭氏禹貢注分爲三孔之義蓋自漢至唐未
有以職方之三江與禹貢之三江異者也

左氏春秋傳

定公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闔閭
傷將指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
杜預注曰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史記集解賈逵曰檇李越地

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杜預注曰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

史記集解賈逵曰夫椒越地

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國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

韋昭注曰越逆之自江至於五湖吳人大敗之于夫椒

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

韋昭注曰江吳江

吾用禦兒臨之

韋昭注曰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吳邊兵君至吾以禦兒之民臨敵

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

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于沒以上皆吳語

韋昭注曰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沒地名

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

韋昭注曰環繞也三江吳江浙江浦陽江此言二

國之民三江繞也遷徙非吳則越也
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
于姑蔑
韋昭注曰禦兒今嘉興禦兒鄉是也姑蔑今太湖
是也湖乃末字之訛
是故敗吳于囿又敗之于沒
韋昭注曰囿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沒地名
元案自南江之道不明而吳越之境因之不定
今核班氏地理志既定爲自吳江歷嘉興石門
矣吳越之疆界既明內外傳之文亦無不貫通

蓋吳越以南江分界吳江而西分太湖各半之湖以北屬吳湖以南屬越南江以西若湖州杭州金華嚴州皆越地也南江以東則嘉興以南爲越嘉興以北爲吳蘇松太倉皆吳地也定十四年吳伐越越禦之陳于檇李伐越則至越之界越陳于檇李是檇李越地也通典云蘇州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昔吳伐越越子禦之于檇李則今嘉興之地檇李城在今嘉興縣南三十七里是也闔廬傷足卒于陘去檇李七里此已爲吳境闔廬卒于境內故杜預以爲傳釋經不

書滅之故哀元年夫椒之戰吳語謂吳伐越越
逆之是則伐之于吳江界上故越逆之于江而
轉戰于五湖致于夫椒逆之卽逆于吳江也吳
不遠至檇李而近至吳江者蓋欲致越于湖以
敗之也十二年於越入吳吳語謂越王率中軍
泝江襲吳自山陰泝江北麻石門嘉興而至吳
江也十七年笠澤之戰吳軍江北越軍江南吳
越春秋言其由境上而檇李亦由南江上泝至
于吳江之南也是地曰笠澤曰松陵曰吳江曰
松江正南江出湖南折趨杭之水韋昭以吳江

松江注之可也非後之由夏駕浦而入吳松海口之松江也笠澤地連于震澤故亦謂之五湖因而亦稱太湖而笠澤固名之可通者耳漢志會稽郡婁縣有南武城闔閭所起以候越越絕書謂辟塞爲吳備候塞漢之婁縣城在今崑山縣治東崑山以南合太倉州松江府地皆婁縣所轄南武城在今華亭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松江府東夾江有二城相傳闔閭所築以備越婁縣南武城卽此城矣是地南接海鹽漢書地理志海鹽故武原正與吳越春秋越境北

至平原相抵平原越絕書作武原也後漢書郡
國志海鹽縣劉昭注云故治順帝時陷爲湖今
謂爲當湖然則由嘉興而東至平湖華亭之間
爲吳越分疆可以厤厤攷見吳仁傑兩漢刊誤
補遺說三江云凡今嘉興華亭吳江崑山澱江
一帶之地其南則越之北鄙其北則吳之南鄙
又說漢志云會稽之吳曲阿毗陵丹徒婁無錫
陽羨此吳地也烏傷餘曁諸曁山陰餘姚上虞
海鹽剡由拳大末烏程句章餘杭鄞錢塘鄮富
春治回浦則盡越地耳此說漢志則是本其當

時言之則非仁傑時崑山之南已置松江府華
亭縣非如漢時婁縣直接海鹽而以越地得至
華亭崑山者不知吳越之松江卽南江而誤以
東北入吳松口之松江爲吳越之松江兩漢刋
誤作於淳熙以前嘉定縣分於寧宗時其謂崑
山者是時吳松口屬松江境內也

范蠡諫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以上皆越語

元案昭公二十四年傳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
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
王王及圉陽而還哀公十九年傳越人侵楚以

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
乃還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豫章之汭實在
今鄱陽湖蓋鄱陽為楚餘干為越分峙湖之兩
岸楚越相結歸王乘舟應在於此若北出則千
餘里皆吳地越方仇吳豈能以孤軍徑行其地
而與楚會其說是也攷春秋諸國疆界大江以
北若盧州和州無為州六合縣等處均楚地大
江以南則吳越所有具區以西分界可攷矣具
區以東若廣德州寧國府池州府則吳越之地
交相錯處楚於此侵吳亦於此追越借圍陽冥

等地不可攻耳夫椒近太湖之北已爲越地則

廣德寧國宜亦有之三江之內吳越所據所謂

三江環之也

墨子兼愛篇

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于越

南夷之民

元案此亦古之江通于湖之證

越絕書

吳古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奏山陰辟塞者吳備候

塞也

元案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有由拳縣柴辟故就李鄉吳越戰地應劭曰古之檇李也後漢書郡國志由拳屬吳郡劉昭注云左傳曰越敗吳于檇李杜預曰縣南醉李城也檇李今為嘉興越絕書此言可為班志南江在吳縣南之證酈道元水經注敘浙江逕禦兒柴辟亦引此

吳越春秋

越明日徙軍于境上後三日復徙軍于檇李于是吳悉兵屯于江北越軍于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為中陳明日將戰于

江乃令于中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于右軍銜枚遡江十里復須吳兵于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大敗之于囿

元案此與內外傳合徙軍境上當是禦兒從此進至檇李則吳越分疆處也軍于江南則又進而與吳夾水而陳也越所由之水道卽越絕書所敘吳奏山陰之道可參究而得之

句踐八臣于吳羣臣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

赦越王歸國送于蛇門之外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嘆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至浙江之

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

元案此浙江卽指自吳縣至錢塘之水若指錢塘江則禦兒已爲越竟何至此始望見大越耶

句踐旣臣于吳夫差增其封東至句甬西至檇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

注曰平原越絕作武原今海鹽縣

吳王取伍子胥投之江中因隨流揚波依潮往來越王葬大夫種于國之西山子胥從海穿山脅持種而去與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候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

元案吳語云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于江吳殺子胥自投之吳地之江非越地之江可知也云隨流揚波依潮往來則當時浙江之潮直北至吳閶故相傳以爲子胥所爲也事雖涉于神怪而潮之自越至吳則正于此可見

史記秦始皇本紀

三十七年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

正義曰括地志云舒州周安縣東案舒州在江中疑海字誤卽此州也

元案周安誤宜爲同安

過丹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丹陽郡故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秦兼并天下以爲鄣郡

至錢唐臨浙江

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

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

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爲縣

元案浙江潮大天下所無吳語隨流揚波及史

記水波惡皆是也又論衡實知篇所述秦始皇
所行與史記同其由丹陽至錢塘即南江故道
也
上會稽祭大禹
正義曰越州會稽山上有夏禹穴及廟
元案秦始皇所行之地均與班志合與水經注
亦合云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雲夢澤
在荊州安陸等府跨江南北九疑山在衡永間
至雲夢望祀與漢武帝至盛唐望祀九疑同也
自雲夢下觀籍柯盎由漢水下浮于江故曰浮

江下也海渚在舒州同安同安隨縣唐至德三載更名桐城在漢爲樅陽今爲安慶府桐城縣地在江北岸石城在江南岸石城今池州貴池縣江至此東北行爲北江分而東迆爲南江秦皇至此亦東迆入南江故過丹陽丹陽舊爲鄣郡武帝時改丹陽郡治宛陵晉平吳始分丹陽爲宣城郡理宛陵而移丹陽于建業晉書地理志言之極明唐潤州之丹陽在秦漢爲會稽郡之雲陽曲阿不名丹陽也越絕書云秦始皇帝三十七年東游之會稽道度牛渚奏東安東安

今富春丹陽溧陽漢富春縣在會稽郡溧陽縣在丹陽郡牛渚見水經江水逕此始至石城則非後世采石之牛渚正義引括地志以在舒州是也越絕書以溧陽釋丹陽者蓋以秦之丹陽爲漢溧陽地溧陽南連廣德則丹陽當在今廣德之地于此立鄣郡後又改鄣爲丹陽移治宛陵亦由秦之舊名耳漢丹陽郡丹陽縣與故鄣句涇相次其近宛陵故鄣可知非唐縣之丹陽也張守節正義知丹陽爲鄣郡又舉潤州屬之失之矣漢之丹陽爲今寧國府廣德州之地故

自桐城渡至貴池而入南江即過寧國水經注所謂南江自石城東入貴口又東逕寧國縣南也過丹陽而至錢塘即由吳縣南而歷由拳禦兒之道可知也始皇至錢塘臨浙江而見水波惡臨浙江即臨南江東折之處隨江而東乃達會稽山陰怯于水波西百二十里則遡穀而西也錢水見水經注錢通于泉即武林諸山之泉水下積故莽改錢塘縣曰泉亭亦以錢即泉耳南江行于武林山泉亭山之間錢水自西來入之錢水高于江故設塘因謂之錢塘今杭州城

以近西湖者名錢塘門又咸淳臨安志云秦望纜船石在錢塘門外相傳秦始皇東游泛海艤舟于此舊云西湖本通海東至沙河塘向南皆大江也故始皇于此纜舟夢粱錄謂斷橋裏大佛頭正在秦皇纜船石山上迺言可察故迹可尋也

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鴻水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

索隱曰三江案地理志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

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故禹貢有北江中江也

元案太史公明以通渠三江五湖爲禹迹云于吳者毗陵陽羨餘姚皆隸會稽郡漢初爲吳郡本初名言之也小司馬以漢志之三江當禹治之三江亦無異說

越王句踐世家

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

貨殖傳

浙江南則越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曰杭城屬吳屬越諸家爲說不同以爲屬吳者晏公類要括地志而不著其說惟淳祐志引吳越春秋所載越王句踐入臣于吳羣臣送至浙江臨水祖道又載吳王夫差爲越所敗而走止秦餘杭山又史記楚威王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遂謂吳越必以浙江爲分界以爲屬越者杜佑通典歐陽忞輿地廣記皆云春秋時屬越越敗屬吳太平寰宇記引吳地記云越國西界至禦兒今嘉興崇德縣有禦兒鄉則吳越以此爲

分界各有所據今精攷之當以後說爲是淳祐志所引三說皆有可辨其一謂越羣臣祖句踐于浙江則是吳越以浙江爲界殊不知是時句踐方保棲會稽之山浙江以西皆爲吳有宜其祖道止此況又未嘗曰送之境上耶其一謂夫差走餘杭山則餘杭在吳境內殊不知吳自有秦餘杭山姑蘇志陽山又名秦餘杭山在長洲西北三十里夫差棲于此而死因葬焉又越絕書吳地傳云秦餘杭山近太湖今餘杭去太湖遠甚豈可以名之偶同強合爲一其一謂楚伐越盡取吳故地至浙江則

浙江之西乃吳地殊不知此句自是兩義所謂吳
故地者言越故取于吳者也所謂至浙江言併越
原有之地盡取之也豈可概以爲吳地乎杭州府
志曰咸淳志之說可謂辨矣然亦有不盡然者淳
祐志所引三說惟秦餘杭山一說誠誤其二說則
酈氏所駁亦未能析其喙君將去國羣臣送之未
及境而恝然盡返可斷其必無記事者不言境上
而言送至浙言之以見不能踰境耳後句踐歸國
望見大越山川歎曰吾豈料重復鄉國必至浙江
而始見越山始云鄉國則未至浙江不爲越之鄉

國明甚史記云楚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其不言越地蓋滅越則越地自盡取之詞已無所不足未必一句分爲兩義此駮尤爲未覈平情論之杭不專爲越地亦不專爲吳地

元案吳越分境史記以浙江南爲越又謂故吳地至浙江國語言越境北至禦兒平原韋昭言夫椒檇李皆越地于是主史記者則不以禦兒爲越境主國語者則以吳國之境不至浙江此咸淳志所以駮淳祐志而杭州府志又伸淳祐而駮咸淳也若依漢志說文自吳江嘉興石門

錢塘皆得爲浙江則以禦兒爲越境者正以浙江爲越境也以吳故地至浙江者原未嘗踰于禦兒以南也國語史記正可會而通之不相背而實相成自不識浙江即南江乃參差不協矣

浙江圖考下

（唐書）地理志

杭州餘杭郡　鹽官

有捍海塘隄長百二十四里開元元年重築

元案海塘始見於此是時海塘止在鹽官一帶

鹽官今海寧州海鹽縣地也所云百二十四里

蓋即今海寧城外一帶之海塘也

富陽

有隄登封元年令李濬時築東自海西至覓浦以

捍水患

明陳觀吳公隄記曰富春居杭上游下通錢塘上接衢婺睦歙諸水會流剡自觀山起至覓浦橋止三百餘丈適當邑城之南其捍潮禦浪惟築隄爲可倚自唐萬歲登封六年縣令李濬所築者去舊城一百步許迄今數百年雨洗風淘隄因以壞

萬厤舊志曰李濬萬歲登封六年爲富陽令嘗築捍江隄自覓浦至東觀山計三百餘丈

元案東至海盇卽尖山一帶西至覓浦卽今覓橋覓橋在艮山門北十餘里恰合百二十里耳

南江絕流蓋由於此

通鑑

唐乾寧三年辛未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

胡氏三省注曰安仁義自潤州以舟師至湖州何從而渡江哉蓋欲自湖州舟行入柳浦而渡西陵耳

胡氏渭禹貢錐指曰江水自湖口以東歷烏程南通餘姚與浙江合者其故道無可攷蓋從烏程南以東逹于餘姚必經歸安德清石門界中至海寗

由浙江以入海海寧地獨高境內諸水皆北流故

宋元嘉及梁大通中以滬瀆不通嘗欲穿渠引吳

興之水以瀉浙江而功卒不立蓋水性就下地勢

有所阻也

趙氏一清水經注釋曰東樵之言非也南江與浙

江合由太湖長瀆口上通臨平湖以合浙江自有

纏絡何必載之高地乎通鑑唐乾寧三年楊行密

遣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錢鏐遣

顧全武守西陵仁義不得渡胡三省曰自湖州抵

行入柳浦可渡西陵又柳浦卽今浙江亭東跨浦

橋之浦也劉昫唐書曰隋于餘杭縣置杭州又自餘杭移治錢塘又移于柳浦今州城是又曰柳浦埭即今杭州江干浙江亭北跨浦橋埭則其時水道尚未盡湮也

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曰柳浦在府城東南五里候潮門外江干有浙江亭亭北有跨浦橋六朝謂之柳浦埭劉宋泰始二年遣吳喜擊孔覬于會稽喜自柳浦渡取西陵齊永明二年富陽民唐寓之作亂進至錢唐錢唐令劉彪遣將張玕禦之敗于小山寓之進至柳浦彪棄城走

元案安仁義自湖州由柳浦渡西陵此正合酈注南江枝流自烏程餘杭之道也然則六朝以來至于唐末其迹尙有可尋者

〔咸淳臨安志〕梁開平四年八月錢武肅始築捍海塘在侯潮通江門之外潮水晝夜衝激板築不就因命强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于胥山祠仍爲詩一章函鑰海門山既而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造竹落積巨石植以大木隄岸既成久之乃爲城邑聚落凡今之平陸皆昔時江也

元案自杭南有山處至海寧州築塘永絕南江之流當是開元登封之年度此時浙流已極小弱故能絕之至於吳越時加修耳柳浦之地甚高於艮山門外所云自柳浦渡者於此略狹處渡江非真以西江之舟直渡至西興也大約南江之正流總在覓橋一帶不在柳浦以上

宋王氏安石曰此見傅氏禹貢集解所引蓋其所撰新經書義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皆入海二江在震澤之上一江在震澤之下震澤水有所洩故底定也上二江今中絕故震澤有水災於是見此書所記

禹迹倘足用以知水也

元案唐省陽羨置義興宋太平興國改宜興王氏以宋初縣名釋班志之陽羨而毗陵吳縣則仍班氏此以班志之三江爲禹貢之三江是也但不知班志分江水爲南江又不知岷江自江都入海之江即毗陵以北之北江故曰上二江今中絕也

毛氏晃禹貢指南曰王荆公謂以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義興古之陽羨毗陵今之丹徒春秋所謂延陵季札所居之地吳縣今之吳

江三江介于蘇常潤三州之閒而震澤瞰乎三州之界尾通吳興苕霅之水出焉此言殆與班固相表裏然雖詳而無統

元案此知王氏之說出于班志而斥爲詳而無統亦不足以知王氏

林氏之奇尚書全解曰經既有北江中江必有南江顏師古注漢書志亦曰三江謂中江南江北江也師古此說必有所據而云爾加郭景純以爲岷江松江浙江王介甫以爲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此說皆據其所見之江而爲言非

禹之舊迹也

元案顏師古注漢志三江爲南江中江北江卽本班志之南江中江北江也以班氏自注于郡縣之下故不復實指何地郭景純王介甫皆本班志林氏取師古而斥郭景純王介甫非也

薛氏季宣書古文訓曰職方揚州三江卽大江吳江浙江禹貢三江震澤下流自爲三江耳吳地記東江東南爲谷水卽今松江東蘆瀝浦至秀州鹽官界入浙

元案此以郭景純所謂三江專屬職方而以禹

貢之三江爲庾仲初之三江而以酈氏所稱之
谷水爲庾氏三江之東江
傅氏寅禹貢集解曰班氏所指南江今吳江也所
指中江今蕪湖斷港也所指北江今京口江也古
毗陵疆界廣京口江東行正在京口北也自宜興
縣航太湖逕溧陽至鄧步凡兩日水路自鄧步登
岸岸上小市名東壩自東壩陸行十八里至銀林
復行水路繫大江之支港自支港行百餘里乃至
蕪湖界卽入大江也銀林之港鄧步之湖止隔陸
路一十八里耳故老相傳謂大江此港本入震澤

禹塞之愚得此說于友人王益之再得于孟達甫猶未詳也三山陳子禮聞其往還宜興蕪湖道甚熟諏之遂得其詳因圖之于此用以知班氏所說中江古蓋有之堯水橫流爲震澤害禹因塞之也元蔡傳氏說中江最詳然不知蕪湖斷港塞于漢以後乃信傳言以爲禹塞則迂矣知南江即吳江尙未知吳江之上流本于石城下流入于餘姚故其爲三江圖亦未盡善

程氏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敘說曰班固謂蕪湖有水東至陽羨入海以爲中江則不習地勢甚矣

陽溪者今常州宜興縣也與建康溧陽接境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隔之其兩邑水分東西流其東流而下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建康南境之水北向以入大江元非蕪湖之水可以分江派而南流以上陽羨也班固必詢之嘗行溧陽者謂有水道可以入海遂歎之以爲中派一江不知溧陽之水不與宜興通也桑欽所著北江與班固正同其敘南江乃謂自牛渚上桐水今廣德過安吉縣縣長瀆今太湖出松江入海不知桐水安吉中高水不相通亦猶溧陽之與

陽羨也

元案中江南江上流中塞故各水分入耳程氏據目前以測三代秦漢之迹豈然也哉中江自蕪湖至陽羨者自淤築五壩而斷其迹尚有可尋則南江亦如是也九河北播明見于經而今則江合于淮故瀆已成陸地向非經有明文將亦謂禹治之河本爲南注乎古今之事不可以形迹求也蓋亦多矣

又演繁露曰說文釋浙江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又漸水出丹陽黟縣東入海皆今錢塘浙

江也秦始皇渡浙至會稽又莊子有淛河則浙名舊矣桑欽載漸水所逕所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爲浙若謂浙漸字近久而相變如郲鄒之類則浙之得名既見先秦而桑欽更以爲漸何也許氏浙水漸水又復兩出皆不可曉黟縣今徽州也休寧縣有浙溪溪上有漸嶺而婺州亦有浙溪二州水皆會桐廬而遂從杭越間入海則本其發源各名爲浙未有牴牾茀以古語爲證則出歙者正也

元案程氏謂說文漸浙兩出爲不可曉蓋不明南江爲浙江與漸本屬兩水也謂休寧有漸嶺

此正漸水所由名又謂徽州婺州俱有浙谿此則後人名稱之譌所謂徽州之浙谿卽漸水所謂婺州之浙谿卽穀水程氏不信班氏之說而不暇深求故浙漸終于莫解耳

元陳氏師凱書傳旁通曰若以漢江在荊州之域不當如東坡三江之說而又不必泥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者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浙江三者耳

元王蔡此所取三江同于郭景純卽同于班孟堅但以揚州之三江不必泥于導江導漾之中江

北江則非也

王氏天與尚書纂傳曰今吾邑耕齋劉氏嘗見諭云頃年之官吳門郡遣舟來迓一夕問所宿舟子曰晚宿震澤泊至其所屋室綿亘里門扁以震澤二字且有底定橋登岸問塗之人曰此去太湖近耶曰近矣又問三江何在曰此去不遠有三江口又問三江曷謂曰浙江吳江松江也耕齋所言與朱子所問吳人合

元案以古言之吳江卽浙江以今言之吳江卽松江耕齋問諸塗人自不足為典要然問三江

而舉浙江以對其故老相傳之說尚有存于里巷之口者耶

明歸氏有光三江圖說曰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以蕪湖東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爲二桑欽謂南江自牛渚上桐上過安吉厤長瀆爲不習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然孔安國蘇氏所論亦未必然也今從郭璞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葢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吳松江錢唐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直學邊實修崑山志言大海自西泖分南北

由轉斜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口由徘徊頭而北
黃魚垛謂之吳松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
口以此驗之禹迹無改
元粲歸氏從郭氏之三江而疑班氏之三江者
蓋以上流一自蕪湖至陽羨一自石城至安吉
其水道多湮也然以浙江松江岷江爲禹迹無
改識過于宋元諸儒遠矣
胡氏渭禹貢錐指曰漢志丹陽石城縣下云分江
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此
即南江之原委過郡二謂丹陽會稽也其在吳縣

南者卽吳松江乃中江之下流班氏不知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卽古之南江遂誤以松江當之耳水經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爲南江東至會稽餘姚縣入海今案大江自西南來至石城枝分爲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又東北流至蕪湖枝分爲永陽江由吳松入海其經流則東逕毗陵至江都入海毗陵江都最北故謂之北江石城餘姚最南故謂之南江蕪湖吳縣居二江之中故謂之中江雖與禹貢導江不合而辨方命名次第秩

然與郭景純之松江浙江源異而流則同也蓋中
江貫震澤松江卽其下流不得復析爲南江南江
首受石城之大江其自湖口洩入具區者乃枝流
而東至餘姚入海者其正流也酈氏恐違漢志反
以厤烏程縣南者爲枝流而中江盡于剃谿南江
卽是吳松矣非古人命名之本意也
元案胡氏敘班氏三江極爲明晰惟惑于初學
記所引鄭注而不能辨其僞故以爲與禹貢導
江不合至班志所記吳南之南江卽石城之分
江水所經未嘗錯誤酈氏水經注謂長瀆入具

區者爲南江由烏程者爲南江支流葢據班志
三江確爲禹迹胡氏駁之未足以知班志也
又曰酈道元云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
城縣北今攷池州府志分江水貴池水皆在貴池
縣西貴池水入江處名曰貴口葢分江之流久已
中絕故其水還注于江南江必衰周時吳越以人
力爲之易至堙塞厯世久遠不可得詳而南江卽
分江水與松江之非南江則固可以理斷也
元案此云分江之流中絕其水還注于江極爲
精確又必以南江爲衰周吳越以人力爲之者

惑于僞鄭注而不能與班志合也

又云禹貢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始漢志會稽吳縣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縣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今本漢書脫上北字今據宋本增入丹陽蕪湖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也蓋北江爲經流至江都入海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皆北江之枝瀆也導水明言漢自彭蠡東爲北江江自彭蠡東爲中江誠如班氏所言則蕪湖之中江何以知爲江水之所分毗陵之北江何以定爲漢水之所獨乎以此當禹貢三江之二雖愚者

亦知其非矣

元案胡氏誤從鄭注而不能辨其眞僞遂至詆班志三江而以爲皆北江之枝流南江中江在南彭蠡北江在北江漢由分而合由合而分禹貢分應之確有精義胡氏以此駮班志三江非禹迹不亦拘乎詳見前

顧氏炎武日知錄曰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東迆北會于匯指固城石臼等湖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本郭璞記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他日合諸侯計功之

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于導水爾三江既入一
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
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爲文而其說始紛紜矣
元案顧氏此說本于郭景純同于歸熙甫謂禹
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極爲精確乃以
東迆北會于匯爲中江會于石臼諸湖異于鄭
氏以東迆者爲南江而錢唐江之達于吳南亦
未詳
閻氏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曰或又問職方氏揚州
其川三江解孰爲定余曰鄭無注賈疏非當郭景

純解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以當之斯爲定一州之內其山鎭澤藪川浸至多選取最大者而言揚州之最大川孰有過岷浙二江者即松江之在當時與揚子錢塘相雄長而後可以稱禹迹非如今所見之淺狹此豈專指洩震澤之下流者之江國語申胥曰吳與越三江環之范蠡曰我與吳爭三江五湖之利夫環二國之境而食其利正職方之三江我故曰周禮一三江禹貢又一三江也

元案閻氏于地理之學最精謂周禮三江即國語之三江是也惟其解禹貢三江則專取庾仲

初之說尚未盡合耳

全氏祖望（水經注七校本）曰葉夢得避暑錄話曰水經謂漸江出三天子都取山海經爲證三天子都在彭澤西安得至此今錢塘江乃北江下流雖自彭澤來蓋衆江所會不應獨取此一水予意漸字卽浙字水經誤分爲二名注引漢志浙江者是已今自分水縣出桐廬號歙港者與衢婺之谿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皆會于錢塘案山海經三天子都有二一曰在閩西海北卽浙江之源也一曰在衡山卽廬江之源也

一曰在海中則不知其處石林謂但在彭澤則謬矣又謂錢塘乃北江下流來自彭澤是仍水經沔水篇以立文者

元案葉石林言錢塘江爲北江下流是也識見出王安石傳同叔之上惟以浙爲漸則非耳又云歙港合衢發之谿過富陽入大江大江指北江也又云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會于錢塘此有譌誤當是大江自北來此江自西來蓋體會于班志分江水逕吳南至餘姚入海之說爲趙宋諸儒之所莫及全氏以爲仍沔水篇以立

文其駁非也

趙氏一清水經注釋曰胡東樵云北江爲經流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今據班志而言實則班志蜀郡湔氐道下云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而廣陵國江都下急者江水祠以應之又于臨淮郡海陵下復云有江海會祠以明之海陵江都非揚域乎非中江入海之道乎其于會稽郡之吳毗陵丹陽郡之蕪湖雖列南北中之名而無禹貢字則亦可知是秦漢以來見行之川作志者自不關禹迹也後人乃欲據

志以釋經反謂志與經不合則亦誣矣
元案趙氏說班志極精密乃以無禹貢字斷爲
不關禹迹則非也秦漢時見行之川旣如是則
班氏用以作地志鄭氏即本以注禹貢何得如
蘇氏時三江合而爲一遂以合漢彭蠡爲三江
耶
又曰說文有漸江又有浙江云江水東至山陰爲
浙江則黟縣之漸江至錢唐乃有浙名班志有浙
江無漸江浙江下但云東入海不計道里之數至
錢唐武林水亦云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補此一

何以見浙江之卽漸江也

元案趙氏知說文漸浙分兩字矣又拘于漢志八百三十里一語以浙江卽漸江非也漸江自是歙港浙江自是南江漢志八百三十里自是譌文疑黟歙水下誤寫于武林水下也

錢氏塘三江辯曰禹貢之三江職方之三江也班孟堅地理志謂南江在吳縣南入海北江在毗陵縣北入海中江出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此釋職方也卽釋禹貢矣自鄭康成注尚書始別爲之說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

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若然則自夏口以北者北江也湖口以南者南江也夏口以至湖口者中江也而自湖口以下惟有一江以禹貢導水經文質之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于江曰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則自湖口而下分爲三江殆不如康成之說矣

元案錢氏辯三江一依班孟堅郭景純爲說惟未辯初學記所引之鄭注非眞鄭注故駁鄭耳蓋鄭注云自彭蠡分爲三孔正是謂自湖口而下分爲三江矣

揆孟堅所言江過湖口實分爲三而以行南道者爲南江行北道者爲北江行中江者爲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論也
元案班氏地志最爲精密攷古地理者舍此莫有所主也故鄭注禹貢職方專本之得錢氏此說可辟駁班志者之非
攷之水經沔水自沙羨縣北南入于江合流至居巢縣南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牛渚毗陵以入海者爲北江自石城東入貰口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自丹陽蕪湖縣東至會稽陽羨入

海者爲中江具載沔水經文及附記中皆與孟堅
合惟孟堅謂南江從吳縣南入海耳然孟堅又謂
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酈道元引桑
欽地理志亦謂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
江盡餘姚入海之江卽吳縣南入海之江也餘姚
吳縣之閒爲由拳海鹽烏程餘杭錢塘諸縣南江
由之入海固在吳國之南國後爲縣是以孟堅志
南江入海處旣系之餘姚又系之吳縣也
元案此可見班志水經相合分江水至餘姚入
海卽南江至餘姚入海

水經附記不詳中江所由而今尚有其迹自楊行密築五堰江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則陸行者十八里矣然自銀林以西鄧步以東其流固在也可知二江雖自石城蕪湖分行而同會具區故酈道元以南江即合于浙江浦陽江之谷水而咸淳毗陵志以荊谿爲中江惟北江自從毗陵入海耳此足以證三江之實有其三非如康成之合爲一江也

元案此可破程大昌陽羨安吉高陽之說惟不辨鄭注爲僞故駮之然鄭氏自謂分爲三孔未

嘗言合爲一江也

且二家之是非愚請以左氏內外傳折之吳語云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卽內傳哀公元年之敗越于夫椒也又曰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卽經書十二年於越入吳也又曰吳王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卽內傳十七年越子伐吳也十七年之內傳以爲笠澤而外傳以爲江則笠澤卽江矣其元年十二年之外傳以爲江者亦卽此江矣韋昭曰江吳江也又曰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是已笠澤也吳江也松江

也實出自具區之一江左氏謂之江則中江之自
陽羨入海明矣是故今之松江卽古之中江也若
夫外傳之名南江爲江也則伍員范蠡之言三江
舉之矣員謂吳越之國三江環之蠡謂吳與越爭
三江五湖之利以二國在江湖間也許愼謂江水
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闞駰謂江水至會稽與浙
江合酈道元謂南江于海鹽縣秦望山東出爲瀲
浦其枝分厤烏程餘杭二縣與浙江合浙江于餘
曁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此
南江與浙江浦陽分合之迹也

元案此言南江卽浙江極明晰可破謂吳越三江非禹貢三江之謬

越語言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韋昭以爲今諸暨嘉興鄞縣太末之地然則中江以南爲越中江以北爲吳而南北二江分行二國王都之北是爲三江環之而二國之必爭其利不待言矣

元案此仍吳仁傑之說辨見前

韋昭以松江錢塘浦陽爲三江然錢塘何江乎曰浙江也浙江從餘姚入海南江既先後合于浦陽

浙江則止一江耳烏得而二之是故今之錢塘江即古之南江也可知孟堅之說與左氏內外傳合而康成則否顧二家之是非判然矣

元案康成本班志立言原無異同異于班志者初學記之譌文也

宗康成者曰漢志所謂中江南江皆吳通江于湖之道耳不得為禹貢之三江然我聞吳嘗溝通江淮矣不聞其溝通江湖也說者皆援史記河渠書為據不知史記固言通渠三江五湖未嘗謂通江于湖也今江湖之閒枝渠相通者甚多安知非吳

人所爲而可以爲卽此二江乎使吳果通此二江曷爲記無明文若左氏所云掘深溝于商魯之閒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也

元案此破謂南江爲衰周時人力所爲之謬

況三江上流內傳亦有可考者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杜預謂在丹陽蕪湖縣東劉昭據以注郡國志蕪湖中江在西之文是楚克吳中江以東邑也哀公十三年楚子西子期伐吳至于桐汭杜預謂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此卽酈道元所謂南江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與桐水合者是

楚又越南江而東矣此必二江皆吳楚之交故楚之伐吳皆越二江足以明非吳人始爲之也地志目爲淳之中江爲胥谿謂伍員伐楚時所鑿此傳會之說耳內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不聞由胥谿也其地有伍牙山卽魏氏春秋所謂烏邪山者而今謂之伍員山此名中江爲胥谿之所由來矣

元案以中江爲胥谿明韓邦憲廣通壩攷之說也此可破其謬

然則江漢既合後之分而爲三也孰從辨之曰漢

源于北故以北江屬之江源于南故以中江南江屬之江漢各爲瀆故各自入海所謂江漢朝宗也使合而爲一漢安得有入海處耶

元案此解禹貢北江中江分屬江漢極精可破從前諸說之謬

曰孟堅于湔氐道何以言江水至江都入海曰北江中江禹貢雖分屬江漢已同謂之江矣孟堅烏得不謂之江夫以北江爲江可也以爲無南江中江不可也如此而已矣江既有三禹貢何以僅書其二曰北江固宜書書中江者舉中以見南也言

中江而南江見言南江而中江不見故舉中焉耳

元案鄭氏特注東迆者爲南江所以爲解經之

妙

曰康成之說經學之宗也子柰何非之曰予豈不宗康成顧質之經傳而不合故不敢從焉耳禹貢三江之注不復見于職方安知非康成已自悟其失歟然則子之不從康成未必非康成之意也

元案說經惟求其是雖康成何可執之錢氏此言眞可爲學者法余既辨鄭注之僞復有取乎錢氏此言者明非曲爲鄭解也鄭氏果非何妨

違之鄭氏果是又何可違惟其本非鄭注而傳寫者譌以誣之則正宜爲鄭氏白非深求乎鄭氏不能知其是非亦不能明其眞僞也

郭景純庾仲初何如曰景純之說孟堅之說也孟堅志其地景純述其名仲初則一隅之見耳我無取焉

元案郭景純所謂浙江卽班氏分江水至餘姚之浙江也學者不知浙之非漸而疑郭氏之說殊于班氏錢氏此言明班郭無異不易之說也錢氏說三江極詳明一滌唐宋以來諸謬說故

備錄于末以爲百川之海云